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夷堅乙志 卷第六

石棺中婦人 紹興初、南劍州將樂尉蘭駁、因捕盜至山村、見農人掘地得石棺無罅、呼匠者鑿開視之、一婦人長三尺餘、瞑目裸體、形色紅潤如生、兩手各握一劍、口銜一劍、駁即以油傘裹瘞之、不知何物也。

袁州獄

向待制子長久中元符中、為袁州司理、考試南安軍、與新昌令黃某、並別州鄭判官、三人俱、畢事且還、鄭君有女弟、嫁為宜春郡官妻、欲與向同如袁、而黃令者、前三年實為袁理官、以故二人邀與偕往、黃不可、鄭強之、且笑曰、公遽能忘情於煙花中人乎、黃不得已亦同涂、然意中殊不樂、逮至、又欲止城外、向力挽入官舍、坐定、向將入省二親、揖之就便室、黃如不聞、即其側呼之、瞪目不答、俄指向所用銅幣、曰、其價幾何、可輟買否、向得其發言頗喜、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、曰、此常物爾、何遽為、曰、將置吾棺中、向始疑懼、引其手使少憩、亦不動、亟招鄭君同視之、掖以就榻、少頃發聲大呼、若痛不可忍、遂洞泄血利、穢滿一室、登榻復下、號叫通夕不少止、向與鄭同辭告曰、君疾勢殊不佳、盍有以見屬、黃領首曰、願見母妻、向即日為書、走駛步如新昌告其家、又語之曰、君本不欲來、徒以吾二人故、今病如是、尊夫人脫未能來、而君或不起、是吾二人殺君也、何以自明、願君力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危憊如此之狀、黃開目傾聽、忍痛言曰、吾官於此時、宜春尉遣弓手三人、買雞豚於村墅、閱四十日不歸、三人之妻訴於郡、郡守與尉有舊好、令尉自為計、尉給白府曰、部內有盜起、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、遣三人者往偵、恐其徒泄此謀、姑以買物為名、久而不還、是殆斃於賊手、願合諸邑求盜、吏卒共捕之、守然其言、尉自將以往、留山間兩月、無以覆命、適村民四輩耕於野、貌蠢甚、使從吏持錢二萬、招之與語、曰、三弓手為盜所殺、尉來逐捕、久不獲、不得歸、倩汝四人詐為盜以應命、他日案成、名為處斬、實不過受杖十數、即釋汝、汝曹貧若此、今各得五千錢、以與妻孥、且無性命之憂、何不可者、汝若至有司、如問汝殺人、但應曰有之、則飽食坐獄、計日脫歸矣、四人許之、遂執縛詣縣、會縣令闕、司戶攝其事、劾囚服實如尉言、送府吾適主治之、無異詞、乃具獄上憲台、得報皆斬、既擇日赴市矣、吾視四人者、皆無凶狀、意其或否、屏獄吏以情詰之、皆曰不冤、吾又摘語之曰、汝等果爾、明日當斬首、身首一分、不可復續矣、囚相顧泣下、曰、初以為死且復生歸、家得錢用、不知果死也、始具言其故、吾大驚、悉挺其縛、尉已何知之、密白守曰、獄掾受囚賂、導之上變、明日吾入府白事、守盛怒、叱使下、曰、君治獄已竟、上諸外台閱實矣、乃受賄賂、妄欲改變邪、吾曰、既得其冤、安敢不為辨、守無可奈何、移獄於錄曹、又移於縣、不能決、法當復申憲台、則置獄、守曰、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眾矣、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、悉取移獄辭焚之、但以付理院、使如初款、吾引義固爭、累十數日不得直、遂謁告、郡守令司戶嘗攝邑者代吾事、臨欲殺囚、守復悔曰、若黃司理不書獄、異時必訟我於朝矣、令同官相鑄論曰、囚必死、君雖固執、亦無益、今強為書名於牘尾、人人知事出郡將、君何罪焉、吾電俯書押、四人遂死、越二日、黃衣人持挺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、曰、急取案、吏方云云、黃衣以挺擊之、四吏俱入捨不出、吾自往視、舍門元未啟、望其中案牘橫陳、逡巡四吏皆暴卒、又數日攝令死、尉用他賞改秩、已去官亦死、而郡守中風不起、相去才四十日、吾一日退食、見四囚拜於下、曰、某等枉死、訴於上帝得請矣、欲逮公、吾懇曰、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、黃司理力也、今七人已死、足償微命、乞勿追竟、帝曰、使此人不得書押、則汝四人不死、汝四人死、本於一押字、原情定罪、此人其首也、某等哭拜天廷、凡四十九日、始許展三年、即棺袴露膝、流血穿漏、四、拜不已、至於此、又曰、大限若滿、當來此地相尋、又拜而去、吾適入門、四囚已先在、雲候伺已久、恐過期、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、吾所以不欲來者、以此故爾、今復何言、向曰、鬼安在、黃指曰、皆拱立於此、向與鄭設席焚香、具衣冠拜禱、曰、爾四人明靈若此、黃君將死、勢無脫理、既許其與母妻訣、何必加以重疾、令痛苦若此哉、禱畢、黃喜曰、鬼聽公矣、痛即止、利不復作、然厭厭無生意、又旬日、告向曰、吾母已來、幸為我辦肩輿出迎、向曰、所遣卒猶未還、安得遽至、曰、四人者已來告、遂出、果相遇於院門之外、褰簾一揖而絕、向樂平人、其子元伯侍郎說。

齊先生

宣和五年、向元伯為開封令、蔡魯公已致仕、嘗設醮於城外凝祥宮、嚮往謁之、蔡留宿、明旦見其子攸孫衡等十餘人來問安、皆腰金施絨、且多張蓋者、向退省其舅何志同尚書、歎詫其盛、坐客有京畿轉運使曾徽言、與蔡不合、以言鄙薄、既而悔之、何曰、毋多談、齊先生適在此、太師所敬也、可見之、乃邀與同席、齊生曰、吾素受蔡公異顧、今館於後圃、待我甚至、不當談其短、偶聞運使之語、是將然矣、徽言諱前說、齊生曰、無傷也、蔡公與我語、不問其身、但詢其子孫、吾應之曰好、然常以妄言自愧也、諸公見其高門華屋、上乾霄漢、三年之後、無一瓦蓋頭矣、金勒絨鞍、赫奕照市、三年之後、雖蹇驢亦無有矣、人言秋風落葉、此真是也、哀哉、時諸蔡方盛、皆不敢出聲、三歲而蔡氏敗、齊先生、淄州人、元伯說。

蔡侍郎

宣和七年、戶部侍郎蔡居厚、罷知青州、以病不赴、歸金陵、疽發於背、命道士設醮、倩所親王生作青詞、少日而蔡卒、未幾王生暴亡、三日復甦、連呼曰、請侍郎夫人來、夫人至、王乃云、初如夢中有人相追逮、拒不肯往、其人就床見執、回顧身元在床臥、自意已死、遂俱行、天色如濃陰大霧中、足常離地三尺許、約十數里至公庭、主者問何以詭作青詞誑上蒼、某方知所謂、拱對曰、皆是蔡侍郎命意、某行文而已、主者怒稍霽、押令退立、俄西邊小門開、獄卒護一囚、桎械聯貫立庭下、別有二人舁桶血、自頭澆之、囚大叫、頓擊苦痛、如不堪忍者、細視之、乃侍郎也、主者退、復押入小門、回望某雲、汝今歸、便與吾妻說、速營功果救我、今祇是理會鄆州事、夫人慟哭曰、侍郎去年帥鄆時、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、既而悉誅之、吾屢諫不聽也、今日及此、痛哉、乃招路時中作黃篆醮、為謝罪請命。

杳氏村祖

贛州光孝首坐僧普瑞、說嘗附江州通判船、過池州、泊村岸、聞岸上人相呼參祖燒香者、瑞往隨之、見百千人憧憧往來、有屋可三間、堂內飾小室、如人家供佛處、翁媪二人、各長三尺、禿髮腦後一髻絕小、以■衣衾擁下體、唯露頭面、兀然如土木、但眼能動、有笑容、人持香燈酌酒以供、瑞還、具語通判君、即盡室往謁、享以錢燭茶酒、撮■作小包、蘸酒置二老口、亦伸舌舐之、或引手摸其胸乳、皮皆傳骨、不知幾百歲、其人云、一村皆姓杳、此二老為村祖雲。

建康伍伯

陳邦光、守金陵、將杖朱衣吏、當直伍伯從求錢百千、吏才許其半、伍伯怒、嘆手嘻笑曰、我不打人多時也、將甘心焉、摩手牆間急、上下適有破磁片、正對手心、刺之、血流及肘、登時蠶痛、告假歸、逾月創始愈。

劉又死後文

知保德軍王清臣、請紫姑神、既而作文數百言、自云唐進士劉又、其詞曰、餘少為俠、遍走天下、史謂亡命、非也、退之贈餘金百鎰、餘辭而不受、史謂竊之、非也、洛陽惡少年、恃權強妾良家子、既而又族其室、餘不忍吉民無訴、乘夜厥從聚淫、餘奮劍斷其頸十數人、且膾其肝而舖之、日夕游於市、人自不識、史謂殺平人竄山林、非也、餘數世為人直信、棄己濟眾、設教化人、報不平之事、行無極之道、以是故用達仙、至於歌詩、皆末跡也、因子見契、聊為一啟、思史之謬詞、昔之異行、令餘忸然感歎、餘終於終南、門人葬於山之陽、清溪之側、至今墳猶在、但人不知為餘墓也、以餘無助庸於國、故史氏聽小人之言、書不知所終、設如子儀光弼輩、後世皆知其大功、然當時史詞褒飾甚多、蓋世之情如斯也、嗚呼、盡信史則不如無史、彼若不能據實、但務華以媚天子、自可詢有知而書之、何必縱繆言誣介義之士於有過之地哉、使餘當時聞之、必令此佞夫首足異處、餘既為仙不復競、姑隱之、後世哲者共為我鑒諸。

豬足符

聶景言、居衡陽。有細民欲舉債。買豬蹄來獻。聶受之。付廚作羹。庖婢舉刀破爪間。見小紙書符在其內。亟出告。使呼其人還之。人曰。適從屠祝買來。方有求於君家。豈敢以符為厭咒。復持與屠者。責譙之。屠者曰。今旦方到豕。安得有是。取元直昇民。而自攜歸煮食之。一家四人皆死。五事皆郟次南說。

廟神止奏章

段元肅、家居京師。鄰家有病者。為祟所撓。治之不效。欲請道士奏章訴於帝。段之祖夢人如神明者。告之曰。凡神祇有功於人者。歲滿必遷。吾主此地若干歲。今當及遷。而君鄰家之鬼。正在部內。方自往治之。聞其家將奏章。恐致相累。丐君一言。令罷之。病者自安矣。懇請至再三。段許諾。且問其所止。曰。亦與君家為鄰。明日思之。乃皮場廟也。如神言告其鄰。止不奏。病者即日愈。

榕樹鷺巢

福州儀門外夾植榕樹。每樹有白鷺千數。巢其上。鳴噪往來。穢污盈路。過之者皆掩鼻。薛直老弼為守。嘗乘涼輿出。為糞污衣。以為不祥。欲盡伐其樹而未言。是夜安撫司參議官曾悟。夢介胄者懇雲。某受命護府治。所部數百人。皆棲榕間。今府主欲伐去。吾無所歸矣。願為一言。悟既覺。以不聞伐樹事。不以為意。明夜復夢曰。乞即言之。不然無及矣。府主所惡。不過鷺穢耳。此甚易事。請期三日。悉去之。悟許諾。明日過府為言。薛驚曰。吾固欲伐之。然未嘗出諸口。而神已知。可敬也。至暮大雨。閱三日乃止。鷺群悉空。樹濯濯如新。

趙七使

宗室趙子舉、字升之。壯年時。喪其妻。心戀戀不已。於房中飾小室。事之如生。夜獨宿次。覺有從室中啟戶出者。恐而呼侍婢。婢既復寢。須臾間已至床前。牽帳低語曰。莫怕莫怕。我來也。時精爽頓昏。不知死生之隔。遂與共寢。歡如平生。自是日日至。每飲食必對案。僕妾輩從旁窺之。無所見。但器中物亦類有人殘餘者。繾綣益久。意中憤憤。漸不喜食。行步言氣衰劣。然未嘗與人言。有道人乞食過門。適見之。歎曰。君甘與鬼游。獨不為性命計。吾能行天心王法。今以授君。努力為之。鬼不攻自退矣。子舉灑然悟。即再拜傳受。繪六甲六丁像。齋戒奉事唯謹。妻猶如故態。頗亦不樂。時時長吁。如不得志者。又半年。涕泣辭訣。曰。久留恐壞君法。吾去矣。遂絕不至。子舉從此奉法愈力。為人治病輒驗。建炎二年。予妻族張氏。避地自京師南下。寓居揚州龍興寺。先是有祖姑嫁趙氏。夫為絳州守。未赴。居太原。值虜騎圍城。姑隕於炮下。又有八叔者。為賊所得。饜食之。是歲妻祖母田氏病。彷彿見此兩人在窗外。子舉適同居寺中。外舅以事告之。子舉焚香禱請。久而言曰。是一男子。一婦人。皆以非命死。然是公家戚屬。不宜加罪。當以酒幣善遣之。如其言。病亦尋愈。

魅與法門

趙伯兀者、子舉之子。效其父習行天心法。未成。有饋鯉魚於家者。魚從盆中跳出高數尺。如舞躍然。時子舉出行。家人亟呼伯兀。兀杖劍誦咒。臨以正法。魚躍愈高。幾至丈許。兀亦恐遽趨避之。又嘗與群從飲於嚴州雙溪亭上。婢子臥欄竿側。忽放聲大哭。問焉不應。伯兀知為物所憑。亦行法與相競。自申至三更。不止。不勝倦苦。舍之去。伯兀從弟伯提說。

蒙城觀道士